

记者手记

## 音乐礼物

张榕鼓励乐手们来“抢”他的指挥棒,并非是个玩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钢琴上的造诣丝毫不亚于他的指挥,而最近他正在家忙着开独奏会。这一高规格私人定制独奏会只有两个听众,他的太太还有即将出生的宝宝。

以音乐等艺术素养作为馈赠,是很多父母在这个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的选择,他们想要给予孩子的早已不止吃饱、穿暖,而是追逐梦想的自信和勇气,遇到挫折不言败的韧性,和无论高峰低谷都能处之的坦然。

音乐滋养心灵,坚固心房。人一生不知道会遇到多少沟沟坎坎,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也会经历如疫情这样突如其来、打破生活平静的坎,作为父母或许没办法教会他十八般武艺傍身,但起码,为他铺一条音乐之路,打开一个心灵通道,去疏解、去修复、去徜徉,还是可以做到的。

朱渊

## 解锁隐藏菜单

莫扎特带你



上海交响乐团全新推出的“莫扎特的音乐派对”将于明天拉开帷幕,并在2022年推出12场。它的神秘之处,用节目策划兼指挥张榕(见上图)的话来说:“就是坐进音乐厅前,你休想知道今晚演什么!”

买票只看日期,曲目全凭手气,这样的“规则”能否让观众买账?记者今日特地来到上交售票柜台,查阅票版发现——1月、2月的两场盲盒音乐会已然售罄。柜台前的小姐姐说:“开票当天,网上已经刷刷刷卖完了。”

世界作曲家名家有那么多,为选择莫扎特来玩猜猜猜?主创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莫扎特最有名呀!”“莫扎特受众最广!”“莫扎特就是古典启蒙的门槛。”不论是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口琴、手风琴,几乎所有乐器成为演奏家的入门曲目中都有“小星星”,而所有的“小星星”都源自莫扎特创作于1778年的钢琴曲,它的全名叫《小星星变奏曲》。

对于专业的上海交响乐团而言,选择莫扎特,理由更简单,他是古典乐中最亲民的普及教材。“不论是在曲目上玩花样,还是在形式上玩创新,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普及古典乐、破圈吸引新乐迷。”上交团长周平说。

当然,如果莫扎特的音乐派对里只有莫扎特,那也就失去了普及的意义,周平说:“我们的派对,有但不仅限于莫扎特。他是我们的招牌菜,但还有更多惊喜等你解锁。”这惊喜还来自对上演奏家们的潜能挖掘,可能你熟悉的那个拉小提琴的他今晚成了键盘手,而擅长吹奏的她则架起小提琴来一曲《小夜曲》,让张榕期待的是:“最好他们谁能抢过我的指挥棒,我就能坐到钢琴前‘重操旧业’了。”

莫扎特的系列音乐会今年推出12场,每月一场,场场不同。“为让老乐迷温故知新,让新乐迷跟着莫扎特的脚步探索更广阔的古典乐图谱。”周平说:“我们没有什么限量版可以抢,每场都是限量版;也没有集齐不集齐之说,莫扎特600多部(首)作品,演三年也集不齐。我们想让大家放松心情,那些纠结于曲目又难以尽数收入囊中的懊恼,都请抛开,选盲盒就是选了‘特定’,都不用再选择困难,听到什么是什么,场场都好听。”



## 海峡两岸华语戏剧美美与共30年

两岸共同打造的音乐剧《我们与小城镇》日前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上演,淡水小镇的故事勾起了观众许多暖心回忆。日前,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与两岸企业家峰会文创产业合作联盟共同主办的2022年海峡两岸戏剧艺术迎新座谈会在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举行。

新年初始,嘉宾们畅谈华语戏剧艺术的过去与未来。1992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首次开放,上海昆剧团作为大陆第一个戏曲院团受邀去了台湾,演出了《长生殿》《烂柯山》等3台大戏13出折子戏。后来,越来越多的戏曲院团访台,京剧大家尚长荣也成了亲历者。

1994年,尚长荣随上海京剧院首次到台湾演出,结束后他接到了一位戏迷的电话:“长荣先生,你第一次在北平5岁的时候上舞台,我们就看过你的戏。”这些年,尚长荣到台湾演出十多次,和台北新剧团合作很多,到后来感觉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尚长荣的两个孙子都是小台胞,从台北、台南、台中一直到现在,他都要去演出,“直到现在我们家用的刀还是金门的刀”。

疫情之下,演出交流暂时不方便,尚长

荣建议,昆曲电影《景阳钟》《邯郸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曹操与杨修》,能否有机会送到台湾放映。“这些戏在欧美澳日都很受欢迎,观众排着队找主演签名照相,他们给我鞠一躬,我就还一躬”,场面之热烈,尚长荣至今印象深刻。

上个周末,《淡水小镇》回归原著名《我们与小城镇》上演,距离它的首演,已经过去了33年,但仍有很多人听着《机遇》这首歌,想念小镇故事。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故事能够上演这么久?执行导演王慕天说:“因为他讲了每个人的人生。”最初梁志民导演在选择这个剧本的时候,把故事的背景移到有山有海的淳朴台湾淡水小镇,就是为了这部戏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座谈会的召集人之一赵暖暖感慨:“这部戏由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1938年创作,一个西方经典剧本经过华语世界的改造,打动了那么多人,说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看到,近年来,海内外华语戏剧界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互访频繁,艺术合作更趋紧密,美美与共,收获满满。本报记者 赵玥



## 《任溶溶译文集》出版座谈会举行 他的一生也是童话



作、翻译;他专注、追求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让文字抵达读者。”

儿童文学理论家束沛德称赞任溶溶是我国文坛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儿童文学大家。他不仅是童书翻译的巨匠,也是童诗、童话创作的能手、高手。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认为,任溶溶是“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并做到了极致”。

任老祖籍广东鹤山,父亲在上海开了家纸行,4岁时被抱去上私塾。5岁时从上海回到广州,直到小学毕业,于1938年返回上海。1940年10月,读初三的任溶溶,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回到上海,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很是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然而很不凑巧的是,一个朋友家失火把剧本烧掉了,烧掉之后他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1946年1月1日,任溶溶翻译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品土耳其作家萨德里·埃特姆的小说《黏土做的炸肉片》在上海《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此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翻译之路,距今已整整7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重要童书品种《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等均出自任溶溶先生译笔,它们为打开中国孩子们的国际视野做出了卓越贡献。

任老曾经说过:“我的一生也是一个童话,我翻译儿童文学60多年,无非是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 本报记者 徐翌晨

今年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的百岁寿辰。日前,任老供职多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世纪出版园举行了《任溶溶译文集》出版座谈会。《任溶溶译文集》(见上图)收录任溶溶翻译的近40位知名作家的80余部作品,20卷,总字数近千万字。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诗人赵丽宏说:“任老一直坚持儿童本位,如同他自己所说——我总想让他们看得开心。他翻译儿童文学口语化、通俗易懂,又特别优美。他翻译儿童诗,声韵、节奏符合儿童需求,又不失诗的韵味。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